绿渡戈壁

张思成

“从无人机的独特视角，你捕捉到了那片辽阔壮美的戈壁，让我犹如重游故地，回忆起往昔的时光。”叶锐发来的这条短信，连同一抹夕阳余晖的照片，静静地保存在我的手机里。那晚，国庆佳节之际，她的声音从北京传来，却让我回想起哈密戈壁中，那位身着白大褂的年轻面孔，仿佛时光逆流，重现40年前的光景。

一

1982年的新疆哈密，8月的风带着戈壁荒凉的气息呼啸掠过。叶锐，一位新晋陆军护校毕业生，怀揣梦想与决心，踏进了哈密解放军某医院的大门。

她刚从长途车上下来，迎面便感受到沙尘暴的突袭，这是她第一次尝到满口沙土的滋味。这位来自陕南的18岁姑娘，身形虽单薄，但面对肆虐的西北风，她并未退缩。烈日下的戈壁滩，热浪滚滚，空气中弥漫着铁锈般的腥味，每一口呼吸都让她的喉咙如同被粗粝的沙砾磨过一般疼痛。

四下望去，只见无垠的戈壁滩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气。几株枯黄的胡杨树在风中摇曳，枝干仿佛在空气中划过焦墨般的痕迹。叶锐脚下的塑料凉鞋在烈日下变得软绵绵的，每一步都伴随着沙土的黏糊。她曾经熟悉的绿水青山变得遥不可及，这里连影子都显得干硬冷漠。

在沙尘中，她手握着褪色的行李带，身后留下一串曲折的车辙印迹。风不停地吹动着她的衬衫下摆，裸露的皮肤，很快就被烈日晒得通红。

“亲爱的爸妈，近日可好？女儿好想念你们。我已平安抵达哈密某医院，这里的环境和气候比我之前预想的还要严酷……”叶锐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。

叶锐的父亲是紫阳县委党校的校长，他擅长古代汉语，因此被誉为“叶铁笔”。收到女儿的来信，他迅速回信：“锐儿，知汝那里气候环境糟糕，为父心中如沸。戈壁风沙割面，烈日灼肤，此般苦楚，非亲历者不能道。然汝既入行伍，便是将性命许了家国，何惧区区风沙耶？忆汝幼时，为父责汝过苛，杖落皮肉，实乃惧汝如幼雀折翼。今汝远行，为父甚为挂念。哈密风硬，硬不过军人骨气；戈壁沙烫，烫不过医者仁心；昔张骞凿空西域，班超投笔从戎，皆以血肉之躯化剑为犁。望汝坚定信念，以护校之术为刃，叶家骨血为盾，勇往直前。”

看完信后，她禁不住躲进被窝里大哭了一场。次日清晨，她奋笔疾书：“爸爸，您的信字字珠玑，女儿谨记于心。哈密虽苦，却磨不软我的决心；风沙再烈，洗不去我的医者仁心；烈日再毒，晒不化我的救人信念。您的教诲，女儿时刻铭记——身着军装，便要做戈壁滩上的胡杨，风雨无阻。”信纸边角的水渍是叶锐写信时滴落的泪痕。

随着时间的流转，叶锐在哈密的日子虽充满艰辛，但她始终保持对未来的向往。她用行动证明，无论境遇如何，都要勇敢地面对现实，挑战自我，塑造自我，创造非凡人生。

二

初春的寒气轻吻着哈密大地，然而在医院的曾医生家中，一场属于安康战友的聚会正在悄然展开。我们这些来自空军某航校三团的战友们，与曾医生及护士叶锐、谭丽，相约一起共同庆祝“三八”妇女节。

叶锐身着笔挺的军装，加上脸颊露出的酒窝，显得格外清丽端庄。她的齐耳短发如流云般飘逸，为原本高挑的身材增添了几分英姿。当她举杯致意时，春风拂面，言谈清脆，透露出智慧与机敏。

宴会上欢声笑语，气氛愈发热烈。然而，我和小松、安智因不胜酒力而保持沉默，胜强、晓东、张静则非常矜持，唯独赵军则酒意渐浓，目光灼灼地看向叶锐，表达出深深的敬意。

“小叶，我敬你一杯酒！”赵军举杯说道。叶锐脸上泛起红霞，眼神迷离，连忙摇头摆手，带着软糯的歉意。此时，谭丽突然站起，像护雏的老鹰一般挡在叶锐身前，她杏眼圆睁，豪气地说道：“小叶酒量有限，我替她喝！”话音未落，她已夺过叶锐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谭丽此举，让赵军瞠目结舌，反而更加兴奋。“小谭够爽快！那你代喝也行，不过得按规矩来，代酒要加倍！”他豪气地又斟满一杯。谭丽毫不示弱，再次一饮而尽。辛辣的酒液让她呛咳，脸上瞬间红透。她抹去嘴角酒液，看着赵军。赵军的好胜心被激起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杯杯见底。劝酒声、叫好声、鼓掌声交织成一片，将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。

叶锐看着好友们一杯接一杯地硬扛，心中焦急却无能为力。正文和黎明起初看热闹，后来也试图劝阻，但已无法阻止这两位斗红了眼的勇士。终于，赵军身躯摇晃，眼神涣散，头重重地磕在桌沿上，整个人软了下去。同时，谭丽也支撑不住，醉眼朦胧地呢喃着叶锐的名字，沉沉睡去。

这骤然出现的寂静让刚才的喧嚣戛然而止。此时，曾医生从伙房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酸菜拌汤，笑着说：“咱安康人就爱这一口，解酒快！大家都来喝一点。”在大家的推让中，热腾腾的拌汤很快便被分食干净，大家都连呼痛快、舒服。

夜幕深沉，冷风从窗外彻骨而至。尽管这场聚会在醉梦中落幕，但在这遥远陌生的戈壁之地，我们依然能够共度时光、共享温暖，那份由内而生的酣畅之感，是弥足珍贵的，彼此的心因此贴得更近。

三

1983年的盛夏，叶锐和谭丽按照医院要求，要到偏僻边远的基层连队体验生活。叶锐选择了我所在的单位三团定向台。某日，叶锐与几位护士一同骑着自行车，穿越茫茫戈壁，向着定向台驶去。

定向台坐落于哈密机场外数公里的孤寂之地，四周环绕着无垠的戈壁和隐约可见的天山山脉。这里远离城镇村落，基础设施简陋，生活环境艰苦。“地上不长草，空中无飞鸟，风刮石头跑”是这里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。

她们到达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砖混结构的平房，包括机房、宿舍、伙房和车库等设施。这片占地50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，除了高耸的电台天线和一辆备用的移动电台车外，几乎空无一物。然而，院中成长的树木、新挖的机井、地窖和绿油油的菜园，却给这片荒凉之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。

我向她们介绍道，自从我军校毕业后，便在此担任台长一职，带领3个通信兵，无论风霜雪雨都坚守在岗位上，保障飞行航向的安全。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，我们毫不退缩，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戈壁滩上，坚持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、训练和战备执勤，全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彝族战士尽管普通话不标准，但他为了适应值机需要，勤奋学习汉语，书不离手、练不离口，凭着好学的精神，终于能够独立值机。四川兵小张，入伍前经营餐馆，当兵后每月津贴远低于从前的收入，可他安心服役，苦练技术，从未出现值机差错。湖北兵小詹，入伍前是跑运输挣大钱的，他从不计较，熟练掌握油机使用和维修，确保设备良好。

“铛铛铛”几声电话铃响，团里值班室通知晚上有夜航任务。我们按照流程，加固天线、油机供电、检查装备、校准调试、空中联络、航向精报，确保定向导航性能完好。叶锐被这一幕深深触动。

在临别之际，女兵们感叹：“在这荒芜的戈壁滩上，不仅有艰苦的环境和孤独的战士，更有顽强的精神和无尽的活力。”此行，也让叶锐对自己的选择与坚持有了更坚定的信念。

回到医院后，叶锐夜不能寐。她将在定向台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详细地记录在日记本上，并在新疆军区《战胜报》发表，赢得战友们的喝彩。同时，她也给家里去信分享。父母十分高兴，回信道：“这不就是你要找的军魂吗？锐儿成熟了！”这封信让她深感欣慰与自豪。

四

次年仲春，战友们聚一起，总免不了举杯畅饮、共叙往事。席间，叶锐好奇地问我：“你的故乡在安康的哪里呢？”我微笑着回答：“流水店。”

她的眼睛闪烁了几下，兴奋地讲述道：“流水？这太巧了！我小时候在洞河小学读书时，曾结识了杜家珍老师，她是流水人，与我家关系密切。她的女儿陈晓霞还是我的童年玩伴。”

当我听到“杜家珍”这个名字时，心跳加速，声音也提高了许多：“岂止是认识！她家就住在我家的对门。她家有五兄妹，更有趣的是，她的弟媳就是我的表姐。”叶锐听后恍然大悟，感叹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从此，“流水店”这三个字，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打开了我和叶锐之间因军种和职责不同导致的隔膜。

夕阳西下，天空被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。那天在哈密办完事后，我特意绕道去了医院给叶锐还书。当我把《牛虻》这本书递给她时，她高兴地又向我推荐了一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我打趣道：“你不仅是好读者，还是优秀的图书管理员！”她笑而不语。

在漫步途中，我们的话题从国内外的热点问题聊到了街头巷尾的趣闻轶事。提及她上次探家时造访的紫阳县城东门口羊肉馆时，她眼睛一亮，说那羊汤白得像牛奶，香得能勾走魂儿。

晚风渐起，叶锐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鬓发，饶有兴趣地问我：“用‘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’来形容戈壁的壮阔恰当不？”我说“当然！”接着我指向远方高耸的天线说：“不过，王维那会儿可没咱这导航台的大天线。”我拍了拍胸膛自信地说：“要准确描述还是‘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’更为贴切。”叶锐听后噗嗤一笑：“台长你真是活学活用！得跟我们护士站的姑娘们炫耀一下，咱空军导航台长可是文武双全！”

我们的聊天内容丰富多彩，从紫阳山间的茶事聊到安康汉江的鱼汛，从军营的规章制度聊到地方的风土人情。有时会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评说争得面红耳赤，转眼又被对方的一个生动比喻逗得捧腹大笑。她的笑声清脆动听，我的声音也愈发高亢。

夜色渐浓，我们各自回到营区。但那戈壁滩上的风声、星光以及我们海阔天空的交谈却成了那段边疆岁月里最鲜活、最难忘的记忆。

五

1984年6月，在医院党支部会上，关于叶锐入党问题引发了一场小波澜。多数同志认为小叶具备入党条件，但会议的气氛因某人的发言而变得凝重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低声地说：“小叶工作表现确实不错，但还年轻，鉴于名额有限，我们是否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即将退伍的老同志？他们为医院奉献了多年，也应该有个交代了。”

这番话虽然听起来公正，但却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，瞬间刺破了叶锐心中的期待。此刻，曾医生手握着钢笔在桌上弹了几下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选择了避开叶锐的求助目光，含糊地附和道：“嗯，老同志的经验和贡献，确实值得肯定。”

此刻，会场上出乎意料的沉默，比直接的反对更让叶锐寒心。散会后，她独自走进了空无一人的器械消毒室，拿起纱布，机械地擦拭着冰冷闪亮的手术器械，每一次触碰都透着心底的寒意。回顾这几年的付出，她曾夜以继日地核对数据、主动承担脏活累活、不畏辛劳地坚守每一个夜班。然而，一句“太年轻”便给她的入党之路画了顿号。想到此，泪珠止不住从她的眼眶中涌出。她脑海中猛然闪出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中雷刚的一句台词：“干革命咋这样难”，与她此时“加入组织何其难”的心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得知叶锐心情不好，小松和赵军约她周末到哈密溜冰场去放松一下。一则宽心解闷，二则劝说疏导。几个回合推心置腹的交谈，叶锐终于打开了心结，逐渐认识到：愈是受到波折愈要坚强，要学习戈壁上的胡杨，愈挫愈奋，冲破束缚，早日加入党组织的怀抱。

巧了，这时三团机务中队采购了一批新鲜的苹果。赵军念及叶锐近况，就请小松协助，将一筐满载着战友情谊的苹果送至医院，聊表抚慰之意。

戈壁滩上，风卷着沙石敲打车窗。小松紧握方向盘认真驾驶，后座的苹果筐在颠簸中轻轻摇晃，果香四溢。突然，一只野兔横穿路面，小松瞳孔一缩，右脚本能地踩下油门，而非刹车。引擎发出刺耳的轰鸣，车速飙升，如脱缰野马般向前冲去。在轮胎与砂石摩擦的尖叫声中，车子终于在离土坑半米处停住。小松瘫在座椅上，只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。

“油门当刹车踩，险些造成重大事故。”调查报告显示。为此，部队给当事者给予相应的教育处理。这让叶锐和谭丽心生痛感，愧意满满，毕竟此事是因为她们引起的。直到后来，每念及此，叶锐心里总是过意不去。

六

初秋的一天，阳光正好。叶锐身着米灰色衬衫，搭配绿色军裤，脚穿军用皮鞋，步履从容地走出医院。她那低调而内敛的姿态，流露出文雅与稳重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按照约定，我与叶锐在医院门口会合，前往哈密市评剧院观看国内最新影片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电影票是由通信连的小詹起早排队买的，特意请我作陪，以感谢叶护士对他在住院期间的精心照料。

我带着叶锐骑上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在通往市区的道路上疾驶。虽然只有2公里多的路程，但因路况多变，从平滑的泥青路到崎岖的沙石路，再到坚硬的水泥路，仿佛在考验我们的耐力。

自行车在砂石路上，碾过凹凸不平的碎石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正当我们将要穿越繁忙的兰新铁路道口时，一场惊心动魄的险境悄然降临。

汽笛长鸣，远处的火车飞驰而来。夕阳下的铁轨被染成血红色，给人以末日的错觉。这时，自行车突然刹车失灵，我心头一紧，紧紧握住车把。“火车来了！”叶锐的惊呼声与汽笛声交织在一起。不巧，车轮又被几块突兀的石头卡住，自行车剧烈摇晃。恰在此时，前方偏又冲来一辆满载哈密瓜的拖拉机，尽管维吾尔族青年极力转向躲闪，然而失控的拖拉机仍像脱缰的野马般横冲乱撞、黑烟喷涌。

火车的强光照亮了铁轨，热风和机油味弥漫四周。紧急关头，“快跳！”我嘶吼着，猛地将自行车甩出一侧，腾空之际抓住了叶锐的手腕，一同跌入路旁的荆棘丛中。火车呼啸而过，狂风让我们几乎窒息。我们坐在颤抖的大地上发愣，叶锐的小腿被荆棘划破，我的手臂也被砂砾擦伤。在彼此惊魂未定的眼神交汇中，我们忘记了疼痛，只余侥幸逃劫后的窃喜。

夕阳西下，落日给铁轨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叶锐用带血的手帕包扎我的伤口，她的用力勒紧让我眉头紧锁，她说：“这才是过命交情。”我们推着变形的自行车，蹒跚前行。

当我们到达评剧院时，电影已近尾声。随着影片的画面渐渐模糊，我们的记忆却愈发清晰。那一刻的惊恐，那一瞬的默契，那一段的窃喜都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。

七

1985年戈壁滩的初夏，热浪如同猛虎般肆虐。谭丽向叶锐倾诉她的恋情，寄希望得到三团战友们的认可。次日清晨，我们相约在三团内场，带来了各自的食材，各展拿手厨艺，精心操办一桌盛宴。其中，胜强与三团战友们准备比较充分，特别是那锅莲藕炖猪蹄，香气四溢，令人垂涎。在觥筹交错和欢声笑语中，大家玩得开心，对小黄的表现颇感兴趣，谭丽含羞微笑。

夕阳映照下的戈壁滩被染成了血红一片。他们告别了战友，踏上了归途。在横跨柏油马路，穿越新庄子胡杨林时，一场意外的冲突发生了。

当他们行至拐弯处，几个不良之徒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小黄挡在女兵前面，向混混呵斥道：“让路！”面对手持凶器的混混，他们心存忐忑。突然，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飞行员从远方疾冲而来，他一拳击中持刀混混的手腕，刀应声落地，混混痛得哀嚎不已。另外两名混混见状扑来，他灵活地侧身躲避，一个干净利落的过肩摔将其中一人摔在地上，其余的混混见势不妙，纷纷逃窜。

这位英雄飞行员名叫东野国良，是某航校三团的一名优秀飞行员。他的英勇行为深深打动了叶锐和谭丽。回到营区后，叶锐发现东野的左腿被混混的铁链击伤，鲜血淋漓。他们立刻寻求医疗援助，并将东野迅速送往医院。

在医院里，叶锐作为外科护士迅速参与到救治工作中。医生对东野的伤口进行了清创和缝合，并安排了手术。术后，东野被安排在干部病房入住，由叶锐和谭丽轮流照顾。叶锐细心地为东野换药、包扎伤口，而谭丽也不时地为东野熬来鸡汤补充营养。他们的关心与照顾让东野倍感温暖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东野的身体很快得到恢复。一个月后，当他准备离开医院重返蓝天时，他激动地对她俩说：“谢谢你们的精心照料，我会永远记住你们两位善良的安康姑娘！”回到营区后，东野与战友们分享了他的这段惊险经历，让大家惊叹不已。

八

时至中秋，哈密的天空尤为清澈。当晚霞渐渐退去，一轮满月从东边的天山雪峰缓缓升起，覆盖了整个戈壁滩。在地区麻棉公司家属院内，老邓家灯火通明，透出温暖的光芒。院中弥漫着安康腊肉的香味，引得路人驻足深吸，陶醉在这独特的味道中。

邓开华，一位来自紫阳的中年汉子，与叶锐同乡。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应征入伍，70年代初在哈密麻棉公司安定下来。今天，是他特意托叶锐组织的一场中秋团圆聚会。叶锐说：“多一个老乡，就多一分温暖。”大家都非常认同。

于是，老邓起得很早，像过年一样，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退伍衬衫。忙里忙外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利索。他的妻子张姐在厨房里忙碌着，系着围裙，脸上泛着幸福的红晕。

老邓家的客厅比较大，折叠椅围成圈，茶几上摆满了各式瓜果和零食。角落里的小舞池铺着新地毯，天花板上挂满了彩纸和彩色灯泡，营造出节日的喜庆氛围。随着院外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，老邓快步去开门，叶锐第一个到达，带来了两瓶红酒和一封问候卡片，笑着说：“老班长，中秋快乐！”这让老邓倍感亲切和尊重。

随后，其他战友陆续到来，气氛愈发热闹。叶锐与张姐聊起了家常，张姐自豪地说：“这是前几天老家寄过来的腊肉。”晚餐桌上，佳肴陆续上桌：热气腾腾的汤洋芋猪蹄、油光闪闪的鸡烧板栗、凉拌灰灰菜上点缀着红艳艳的辣椒末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间的紫阳蒸盆子，内里蛋饺、排骨、木耳层层叠叠。

这时，老邓神秘地从柜子里取出了几个竹筒，“来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甘蔗酒。”随着十几个搪瓷缸的碰撞，琥珀色的酒液映照着一张张涨红的脸庞。大家举杯共饮，任笑语在晚风中飘荡。

随着《十五的月亮》音乐响起，老邓牵起张姐的手，引领众人共舞。彩灯下，舞池中旋律变换，《阿里山的姑娘》的旋律轻扬。曾医生和大嫂跳起了新疆舞，正文与谭丽则选择了探戈的步伐。小松与叶锐默契地跳起伦巴，我和安智、黎明跳起了水兵舞。胜强和晓东也随着节奏摇摆起来。大家尽情舞动，虽然偶尔会踩脚，但欢乐温馨的气氛让这个夜晚显得分外美好。

夜色渐深，月如玉盘般明亮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享受着月饼、果味的甜美。此时，《战友之歌》在夜空中回旋，唤起了大家共同的记忆和情感。我们陶醉在这美好的夜色中，不忍离去。

九

隆冬，北风凛冽如刀。胜强颤抖的手指缓缓展开家书：“我们快结婚了，只盼两床新疆的柔软棉被。”这是他心上人的心愿。

次日清晨，胜强踩着咯吱作响的雪，来到哈密百货大楼。他向女营业员询问：“请问有新疆棉吗？”营业员头也不抬地回答：“紧俏物资，没货。”胜强心有不甘，他决定寻求帮助。

在医院，他找到了叶锐。叶锐听闻后，眼珠子一转，淡定地说：“咱们找老邓试试，他人脉广，或许有办法。”一周后，老邓果然弄到了新疆棉，胜强兴奋不已。

然而，新的问题又来了，邮寄和托运遇到麻烦。无奈，胜强硬着头皮再度找叶锐。“你不是要探家吗？这事就交给我，咱们明早火车站见。”说完，她眼中闪着光芒。

那个晚上，护理室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。叶锐在军用被面上仔细量好尺寸后，开始用洁白如雪、柔软如云的新疆棉絮填充。她用最细的针脚绗缝被面，如同手术缝合般精细。

清晨的站台上，她背着一个包裹等他。“这是两床军被，便于探家携带。”当胜强看到这个包裹时，他的眼神充满惊诧和感激之情。

一晃，又至新春。贾波挥舞着结婚证说：“我要在军营办婚礼！”消息一出，军营中掀起了一场喜庆旋风。不仅前卫，而且在安康战友中尚属首次。

筹备婚礼的过程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。在曾医生家中，大家集思广益，从婚礼的选址到布置，从仪式的安排到菜品的配置，每个细节都要精确到点位。唯一未确定的是伴娘的人选。叶锐闻讯，当即表示“我来！”贾波非常惊喜。

婚礼当天，警卫连会议室的暖气烘得人面颊发烫。胜强剪了一个硕大的双喜字，悬挂于婚礼现场中央；小东跑遍了兴茂市场，采购了各种样式的瓜果食品；炊事班的王班长，用他的厨艺将胡萝卜雕刻成了玫瑰花，装饰在精美的奶油蛋糕周围。

当叶锐身着一袭红裙出现在现场时，令满屋的男兵们眼前一亮。最令人难忘的是交杯酒环节，当新人举起系着红绸的军用水壶时，叶锐迅速用头花针将两条红绸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同心结。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她的机智与创意，更为这场婚礼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。

在窗上冰凌花的映照下，婚礼现场的灯光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这场别开生面婚礼，不仅展现了戈壁战士的戍边豪情，也是叶锐等战友情深意浓的真切流露。

十

1986年初夏，哈密军营的白杨树在微风中窃窃私语。我手握调令，静静地站在通信连门口沉思良久。小王从背后猛地拍打我的肩膀，惊喜地对我说：“听说你要回安康了，那可是个绿水青山的好地方！”他的袖口上沾着油渍，显然是匆忙从修理所赶来。

这一消息在军营中迅速传开，战友们的脸上都流露出热切的期待。在那个离别之夜，曾医生为我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送别晚宴，特邀了同为安康的战友们共同参加。

在餐桌上，杯盘碰撞的声音与我们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。我内心五味杂陈，既有对未知的期待，又有对这片土地和战友们的不舍。战友们共叙惜别之情，他们的祝福与鼓励让我信心倍增。叶锐深情地说：“思成思成，愿你心想事成！”她的话语如同一股暖流，温暖了我即将离别的心。

离别的那天，戈壁滩上热气腾腾。当我踏上火车的那一刻，望着月台上那些奔走、挥手的战友们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深沉的情感，昔日并肩作战的回忆如画卷般在我脑海中流转，湿润的心海中泛起无法自抑的涟漪。

我踏上了新的旅程，来到了陌生的镇坪县人武部。这里的环境让我感到新奇而陌生，但我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新的挑战。叶锐的话语时常在我耳边回响，成为我面对困难时的动力。我坚信，只要不断努力，“心想事成”将不再是空话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到了2008年的春天。我有幸前往北京参加中纪委业务培训，与叶锐的重逢让我格外激动。我们在一家别致的餐厅小聚，多年后老友重逢，那份情谊仿佛让时间停滞。她伸出双手与我紧紧相握，并向她的爱人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从前的战友，我们有着过命的交情！”

在餐桌上，叶锐精心挑选了餐厅的招牌佳肴。那鲜嫩可口的炒时蔬，不仅展现了餐厅的特色风味，更流露出她的细心与热情。我们回溯岁月，谈笑风生，她成功的故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年自我调走后，她以优秀的业绩不断晋升，由哈密某医院调至总后勤部驻疆某分部，最终踏进首都空军大院，成就了一番她所期盼的事业。

那一夜，笑语和友情相融。随着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的旋律响起，我轻启唇齿，提议于歌词间隙嵌入一抹风沙情愫：“戈壁的故事炽而真。”她眼眸含笑，翘起拇指，连称：“妙！妙！”

转眼，又是多年过去。那片曾用青春丈量过的戈壁，那些被岁月风沙反复打磨的往事，一如流沙逝水般在夕阳下静默如谜。我仿佛看见，叶锐这个纤弱的身影，在漫天黄沙中逆行，风尘仆仆却又步履坚定。恰似戈壁上坚韧的胡杨，在荒芜干涸的土地上，与她的战友们以青春的血脉浇灌出生命最蓬勃的绿意。这份经历如醇厚的佳酿，落入记忆的湖面，漾起无尽的回响。